

四書松陽講義

民國二年  
五月  
廿九

杉  
民  
治

松陽講義卷之七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論語

太倉王前席

樊遲問知章

道一章論仁知註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蓋仁知工夫不止於此故知是因遲之失而告之亦如告由以不知爲不知告牛以仁者其言也詎皆是因病立方曰可謂知矣可謂仁矣語氣便有分寸不是謂知仁之道盡於此也樊遲問知不知他平日認知是如何但其病必是於人倫日用間多所忽畧却不免



感於禍福之說。這個病不除，卽竭力去做窮理格物工夫，決不能切實。遲又問仁，不知他平日認仁是如  
何，但其病必是於當做的工夫，怕其難而不做，却  
免有速求其效之心。這箇病不除，卽終日去做克己  
敬恕工夫，決不能真實。故夫子因其問知而告之曰：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民字只作人字  
看，勿指尋黎百姓。民義如子臣弟友。視聽言動喜怒  
哀樂皆是務，是辨其體用，考其節文。鬼神以祀典之  
正者言，不去諸瀆，便是遠。朱子曰：聖人所謂鬼神無  
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  
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

下則守義以絕之。此二句總，是知其所當知，而不惑  
於禍福之不可知。緊對樊遲病痛去了這箇病，然後  
窮理格物可漸，至於無不明矣。因其問仁而告之曰：  
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事之所難所包者廣，任  
重道遠皆是。程子專指克己，就其最重者言耳。仇滄  
柱曰：先難二字，朱子集註與上蔡謝氏之說不同。朱  
子指爲事之所難，用功專在一先字。謝氏以心之不  
易爲難，喫緊反在難字，用功在先字，則與後字相應。  
是一緩一急對說，足杜樊遲謀利之意。喫緊在難字，  
則與獲字相應，却是前此難，而後來獲，反開樊遲計  
效之心矣。此一句總，是爲其所當爲，且無所爲而爲。

亦緊對樊遲。病痛去了這箇病，然後克己敬恕可漸。至於無不純矣。集註於上截言知者之事，下截言仁者之心。朱子謂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註雖分心與事，勿泥看。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要求知仁，當各就自家病痛重處盡情消融。自家病痛知仁工夫，便容易了。然病痛雖各不同，這箇忽畧民義，詔賈鬼神，怕難計效的病，是學者所最易犯的。如一部小學家禮，多束之高閣，不去理會，能務民義者有幾人？佛老異端，甘心迷溺，不惑鬼神者有幾人？至於先難後獲，且不要說此事，上有個希圖效驗的意思，兼於此

事外，營求僥倖，胸中都是功利念頭。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皆視為迂濶的話。這個病不除，安有到知仁的日子？須要猛省，莫笑樊遲相鄙近利，樊遲相鄙近利的病痛，比今人尚輕得多也。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下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

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不是說不當知，敬遠是曉得不可媚神邀福，正是知鬼神處，所謂不可知者，只指禍福言。

子曰知者樂水章

這一章分言知者仁者，欲人各就其天資之所近而造就以成德也。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間自有一般渾厚的人，一般通曉的人，各隨其才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看朱子這一條，則知者仁者不必看深，若看深了，便似知仁合不似此章。知者仁者了，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要。想其所以然之故，知者所以樂水而動而樂，只是明於理；仁者所以樂山而靜而壽，只是安於理。理是人的骨子，得一分理，便成一分人。知者惟明於理，其胸中周流無滯，一切疑難之事都阻他不住，如水之活潑。

一般故以知者而遇水，猶以知遇知如何，不樂所以樂水，仁者惟安於理，其胸中厚重不遷，一切密慾之類都引他不動。如山之凝重，一般故以仁者而遇山，猶以仁遇仁如何，不樂所以樂山。知者惟明於理，故徹內徹外，但覺其是一個動的氣象，非謂其有動而無靜也。即靜之時而動者，自在總無一物可以拘礙得他。仁者惟安於理，故徹內徹外，但覺其是一個靜的氣象，非謂其有靜而無動也。即動之時而靜者，自在總無一物可以搖撼得他。知者惟明於理，故其灑然自得者，憂患不得而擾之；蓋憂患能擾多惑之人，不能擾不惑之人，不惑如知者，荆棘皆坦途矣。則常

見其樂焉。仁者惟安於理，故其凝然無累者，氣數不得而拘之。蓋氣數能限有私之人，不能限無私之人。無私如仁者，造化且無權矣。則常見其壽，焉學。者試取知者仁者，而想像之，有一種天資近於知者，須用工夫，做成了一個知者，便有這箇境界。有一種天資近於仁者，須用工夫，做成了一個仁者，便有這箇境界。然這箇知者仁者，也不是任足之處，更須用工夫，做到大而化之地位，則仁知合一分之無可分矣。方纔是天下第一等人物。今日吾輩讀這章書，若但空想知仁的光景，亦不濟事。須要思用何工夫，可以到得他地位，更思用何工夫，可以超出乎其上，如上

章所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便是求為知者的工夫。先難後獲，便是求為仁者的工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便是超出乎其上的工夫。顏子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是要做知仁的工夫。皆是要超出知仁的工夫。

註謂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謂此體字乃形容，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按此說得最明。言體段則便兼體用在內。

樂壽是以理言，如孟子之不豫，顏子之不永年，是理之變，不必以彼疑此。但論理之常，則自當有此效耳。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這一章仁字以愛之理言子貢以博施濟眾爲仁與宰我以從井救人爲仁一例皆因聖門重視仁故一時弟子將極難事安在仁者身上若非夫子論正則仁字幾同直躬之直仲子之廉墨子之兼愛矣以天地有憾之事而求無憾於我心勢必不能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便可見這個不來仁者做不來卽仁造其極而爲聖亦是做不來的故堯舜之世也有黎民阻饑的事也有百姓不親的事天下雖底平成而此心時見缺陷世雖不敢病堯舜之治而堯舜常自病於心故論仁者不必如此論只

要認得仁者的心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爲一體休戚相關看得萬物之陷卽是吾之陷危萬物之狂惑卽是我之狂惑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已立而不立猶已未立也已達而人不達猶已未達也雖親疎厚薄各隨其分寬嚴緩急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視民物之休戚直如手足之痛癢這便是仁孔豈必立盡天下之人遠盡天下之人然後爲仁哉然這個地位也不是容易至的學者工夫未到人我之間每爲私意間隔如手足本我身之物而爲風邪所中血氣壅塞不能貫到手足上了只有一法可以醫得此病夫子嘗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其恕乎。今欲求仁，亦只是恕能近取譬，卽恕也。恕與仁有生熟之分，而只管從這箇上做去，到得熟後，便是仁了。初間以己所欲譬之於人，然後知其亦必欲覺得費力，到後來凡己所欲，卽以及人，不待費力矣。故恕雖未是仁，而卽是仁之方。大學治國平天下，皆要絜矩。絜矩卽恕也。曾子一貫，亦從恕做起。聖門最重道，一箇字，今日學者要將這箇字切己體認。平日讀書，誰不知道這箇恕字要緊，到得人我相接之際，便被私欲牽去了。自家要暢快，便管不得人之疾痛；自家要體面，便管不得人之羞辱；自家要安逸，便管不得人之勞苦。所以要行這箇恕，最難。又有一種人

亦有意去體貼人情，而平日未嘗讀書窮理，體貼不出，不該通容的也通容了，不該委曲的也委曲了。這也叫不得恕。所以大學到後半部方纔言恕。前邊先要用正心誠意工夫，又先要用格物致知工夫。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孟子於這個恕字上，又加一個強字，亦緣這恕字不是容易能的。大家須要細心猛力去體認這個字。

註云：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這心字，事業就在上了。不是空存此心。聖賢言心，未有不與迹合者。時文有將立達分教養者，誤教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益教養俱不是一層工夫。如下論內有立



道又有殺動

子曰默而識之章

道一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亦便見聖人省察之功朱子曰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會自見得有欠缺處未子所謂自見得有欠缺處者是真有欠缺乎抑本無欠缺而自見有欠缺乎若真有欠缺則是仁原未熟義原未精特衆人看不見耳非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也若本無欠缺而自見有欠缺則又非所謂自知之明也這處最難看大抵人心惟危識不識厭不厭倦不倦原無一定心常存則自能識自能不厭倦心

一疎則便不能識便不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故聖人所可自信者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固不敢必其常識常不厭常不倦也質雖生安王夫却無異於困勉刻刻識刻刻防其不識刻刻學刻刻防其厭刻刻誨刻刻防其倦此章必是因省察之際而自歎無欠缺之難不是因其有不識有厭有倦而發此歎蓋見識之難也平生多學而識多見面識出不敢有或忘然非能默識也皆戒慎恐懼之所操持耳學之難也平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未嘗有或厭然非能不厭也皆戒慎恐懼之所鼓鑄耳誨之難也平生無擾無懼慎而啟辨而發固未嘗有或倦然非

能不倦也。皆戒慎恐懼之所策勵耳。一省察之。而覺舉目皆可危之境。使戒懼偶弛。病痛便隨時而發。吾能不弛而已。不能必其不發也。一身皆可危之處。使戒懼稍疎。病痛便隨地而生。我能不疎而已。不能必其不生也。故曰。何有於我哉。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者。此也。此聖人不敢以天資自恃。而以用功自勵。不敢以從前所用之功。自恃。而以終身用功。自勵。蓋即成湯之顧諟。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曾子之臨深履薄。亦卽此家法也。然既謂自見有欠缺。則是實言而非謙矣。又謂之謙者。何也。蓋識如夫子。亦可謂能默識矣。學誨如夫子。亦可謂能不厭倦矣。然夫

子不敢自居。是則所謂謙也。默識句。註有兩說。一說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猶云不必提撕。而自記得也。此將識字音志。朱子所取之正說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此將識字讀作釋。先儒謂前說近是。蓋德象山頓悟之弊。而不取此說也。明李諱家。乃專以默悟默證爲默識。且謂此章只重一默字。以此爲學。則不厭以此誨人。則不倦。反將朱子所不取者。爲正說。亦可謂無忌憚矣。識是識其已得者。學是學其未得者。誨是欲人之同得。三者並列。亦未嘗事重一默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道三件。是最易欠缺的。聖人尙且戒慎恐懼。不敢自必。况衆人乎。須將此

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在聖人則刻刻防之。便能不犯吾輩則當如曾子之三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三者。依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章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然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則此仍當作勉然。看所以一辭一任者。彼就工夫之得手者。言則任之。此以人心之惟危者。言則辭之。雙峯饒氏云。默識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若聖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遷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的事。所以勉人也。其說

亦通。

專言學。則兼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

子曰德之不脩章

道下章與上默而識之章相爲表裏。上章自謙之意多。而自省之意卽在其中。此章自省之意多。而自謙之意亦卽在其中。上章默識三句內。句句包得修德講學徒義改過之意。此章修德四句內。亦句句包得默識不厭不倦之意。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功亦無窮。無時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也。自十五以至七十節節皆是此功。

節節皆是此心。雖是聖人自教，而示人用力之方，卽不外是。曾子之三省，卽是此家法。道德之不修，四句先要。想德如何要修，如何樣叫做修學，如何要講，如何樣叫做講，既修德講學了，如何又要徙義，改不善義如何徙，不善如何改，德是理之得於心者。這箇德，日日修越，覺有未修處，原是無窮無盡的。修卽大學正心誠意修身之功，所謂省察克治也。學是心之求通於理者。這箇學，日日講越，覺有未講處，亦是無窮無盡的。講卽大學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講習討論也。修德講學二項已說盡爲學的工夫了。徙義改不善，又是就其中抽出緊要處。言猶之一部禮記中抽出。

大學中庸來，另是成書也。徙義改不善，須要分別。朱子曰：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連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朱子分別得最明白，更須知道這兩件亦是無窮無盡的。愈徙愈覺義之難，盡愈改愈覺不善之易。犯聖狂本無一定，一念稍弛，便走入差路去。徙義卽時中工夫，改不善，須要知幾，纔有萌芽，便須斬斷。尹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修，學日新，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論學者工夫已盡於此四者，特以舉其大概而未詳其節目，故謂之要。非此外別有工夫也。不

修不講不能徒不能改。這四箇不字。病痛在何處。只是氣稟物欲二者爲累耳。不必到十分氣實用事物欲銅敵。然後爲學問之累。但二者有十分掃除未盡。學日但受一分阻撓。卽十分掃除淨盡了。他却能乘間竊發。故雖聖人不能必其常修常講常徙常改。只有一念戒謹恐懼。這二者便無隙可乘。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成湯所以常目在之。文王所以不顯亦臨無敢亦保。而夫子此章一箇憂字。直接千古帝王之道。抗憂不是空憂。便有旬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工夫在內。蓋人看聖人這四件工夫。無少欠缺。聖人自視這四件工夫。全無足恃。一失脚便墮入坑塹。這箇憂

亦是無有了期的。吾挑的擔。無一日可弛。則此憂無一日可去。吾走的路。無一日可任。則此憂無一日可寬。發時此憂未發時亦此憂。憤時此憂樂時亦此憂。下學時此憂上達時亦此憂。今人所以不如聖人。只是不能如聖人。這樣憂盡性至命。皆是從此憂做進去。老安少懷。皆是從此憂做出來。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皆是這一憂做成的人。無聖人這樣憂欲求到聖人地位。斷斷不能。夫子於此。既自刻責以示人。及繫易之大象於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於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以吾憂者。與人共憂乎。然

學者必先以聖人之志爲己志。方能以聖人之憂爲己憂。若胸中未有必爲聖人之志。則看得不修不講不徙不改。皆與我不甚關切。任其作輟。任其畧雜。便優游過了日子。若立定志向。要在聖人路上走。則知此四項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不得不憂。無可推諉。無可替代。無可依藉。無可任足。方知夫子指出這憂字。是喫緊爲人處。

依存疑。則以首句爲綱。下三句分知行看。是目。此說不是。依淺說。則修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徒義改過力行也。然朱子之意。亦不如此。朱子謂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徒義改過是

修德中緊要事。其明愚謂徒義改過。不但是修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處。

蒙引存疑。皆以德爲我所得於天之理。看來亦不必拘定。不論得於天者。得於學者。皆不可須臾不修。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這一章。見人當求知。而卽示以求知之方。夫子雖只就自己身上說。而學者所當用力。從可見矣。蓋學者工夫。有知行兩項。未有欲行而可不求知者。欲行而不求知。便是不知而作。這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這行的意思。猶言作事。不知而作的人。有二種。

一種是不學的人胸中昏暗不知當然之理是如何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直莽去行一種是異學的人自作聰明謂當然之理只在我心所以然之理亦只在吾心反以成憲爲障礙以講求爲支離這都是不知而作的天下事敗壞多由這兩種人也有天資不好的弄得掣肘眼前就見敗壞了也有天資好的做得眼前亦好看却都是偏的伏下許多病痛積久而發更甚於當時便敗壞的所以聖門言學必先求知見有此種人則深鄙之深懼之惟恐其爲學術之害世道之靈故夫子指而言之曰我無是也有察然自省之意而卽隨言其求知之方曰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蓋自謂平日之用功如此未嘗敢用一毫南莽未嘗敢弄一毫聰明所以於天下之事皆能明得雖不敢比生知而亦知之次也其自謙以儆學者之意至矣聞見二字此章及干祿章集註皆不說明語類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今當依之多聞見而擇善卽是博學於文好古敏求工夫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謂道問學皆是這工夫這工夫到極處便是一以貫之知天命耳順境界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上與次之分也自明季姚江之學

典謂良知不由聞見而有由聞見而有者落在第二義中將聖門切實工夫一筆掃去率天下而爲虛無寂滅之學使天下聰明之士盡變爲不知妄作之士道術滅裂風俗頹弊其爲世禍不可勝言今日學者有志行道舍聞見擇識無下手處須將朱子大學格致補傳及或問反覆玩味依其節目講習討論造乎知之之域然後推而行之庶幾免於妄作也夫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這一章註中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二句說盡了此二句合言之只是一個無我大抵人之病痛莫大於這個我字有我則量小一個我字橫於

胸中便只見己之優不見人之優只見己之是不見人之是義理本無窮也而稍有所得便不勝其自滿視天下之人皆莫己若矣物我本一體也而稍有拂意便不勝其憤懣視天下之人莫可相與矣是皆我字病根伏於內而發見於外我字重一分則病痛便重一分若胸中只見有未理不見有我則此等病痛便如米消霧釋量不期大而大矣惟知義理之無窮也而自滿之念何從而生不見物我之有間也而憤懣之念何從而生故自人視之可謂能知夫義理矣而乃問於人之不能者焉自人視之可謂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矣而乃問於不多者焉蓋其能也雖則



有矣。而其自視則若無焉。此所以以能阿不能。其多也。雖則實矣。而其自視則若虛焉。此所以以多問於寡。但見理當問則問之而已。何知己之能不能多不多哉。其或遭橫逆而見犯於人也。自入視之。若不堪之極矣。而乃不校焉。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為不足校也。理不必校則不校而已。何知其犯不犯哉。是其心純是天理用事。與聖人地位相去不遠。故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而蒞焉。以為指顏子。蓋以其非顏子不能到此也。此即是遷不貳。如有卓爾境界。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為如

是非言其學為如是。然所以能如是者。則實由於博文約禮之功。真積力久。然後有此境界。故讀此章者。須合喟然一章同看。方見其得力之由。而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最是善學顏子者。更有一說。顏子是已到充實光輝地位。而欲然不自足。方說得若無若虛。今人未到充實地位。正當就正有道。雖博稽廣詢。還不是若無若虛。顏子立於無過之地。而人自犯之。方說得犯而不校。今人未能無過。我以非理加入人。亦以非理答我。此乃出爾反爾。非犯也。即使默然無言。還叫不得不校。故欲如顏子之若無若虛。須先如子夏之切問近思。欲如顏子之不被。須先如孟子之三

自反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這一章言才節兼備之人難得而以君子許之欲人自勵於才節也太抵人要做成一箇人品才節二件缺一不可有才無節則立脚不穩有節無才則亦於事無濟此二件非生質之美則必從學問做成世道賴以維持是天下最有關係之人春秋末這般人亦甚少故曾子想像其人可以託六尺之孤則不但可以輔佐長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則不但可以分理國政上之防微杜漸將順匡救君位賴以固君德賴以成下之誥戒勸農別獎釐奸國勢賴以振國事賴以

舉內修外攘智深勇沉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變故之來事勢危急人心搖動死生利害在呼吸間從違趨避關係太節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若而人者其光明磊落之概固已彪炳乎世然其細微節目之間或未必盡諒於人有天資學問大醇而未必無小疵者有深謀遠慮合義而未必不展俗者則稱之爲君子而人不能不致疑也容或有之然而無容疑也合義而展俗固不必論矣若大醇而小疵正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何傷其爲君子乎。這一種人歷考古今不可多得。如伊周則固超出乎其上者也。下之若荀息之輔奚齊可謂大節不奪矣。然無救於奚齊之死。非所謂可托可寄也。霍光之輔漢宣可托可寄矣。然不免奪於妻顯。是大節有虧也。才節兩全豈不難哉。故曾子斷然以君子許之。所以爲世道計。意深遠矣。觀人者慎毋惑於流俗之論。而刻論人於細微之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欲爲君子。這才節二件都少不得的。且未論到任家國之重。就是平日間一舉一動。這兩件皆不可缺一。欲才節之全。無他法。只是居敬窮理。到了理明氣定時候。臨事自然無所恐懼疑惑。可托可寄。

而不可奪矣。這可托可寄不可奪原有淺深。朱子語類有一條云。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是通上下而言。然總之居敬窮理功夫進一層。則道三句做來便高一層。

大節節字蒙引以事變言。則是盤根錯節之節。不是註中節字。淺說就君子身上言。則是節義之節。卽註中節字也。此從淺說。

明季講家多將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謂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托可寄。此說太全。朱子已不從。只依註將才節分看爲是。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這一章卽所謂允執其中。中則無間。不中便有間。註中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卽是一個中字不可謂前後帝王皆有間。獨禹無間。看來唐虞三代皆以中道治天下。皆是無可間者。聖人偶就禹歎之耳。亦不是有意去吹毛求疵。然後知其無間。聖人上下千古。只是將一中字作權量。就中道看去。但覺其無絲毫偏處。所謂無間然也。非飲食三句不是無間之大處。乃是無間之盡處。於此無罅隙可尋。則真無間矣。禹之治天下。其大經大法。豈止三者特舉三者爲例耳。不可呆看。大抵當時禹之爲治。將一箇中字發揮得爛熟。

直充滿洋溢於天地之間。雖至纖至悉之務。無不是中之流行。隨舉一事。皆可見中。真有左右逢源之妙。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卽書所云克儉於家。改孝鬼神致美。飯免盡力。溝洫卽書所云克勤於邦。儉可間動亦可間。宜儉而儉。宜勤而勤。便無可間。這俱在事迹上論。但推其本領。則皆從精一工夫做來。皆從克艱心中發出來。非精一則或豐或儉之間。辨別得不明。操持得不定。安能恰合於中。非克艱則不能兢兢業業。無以爲精一之本。又安能中。故無間者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間之本也。克艱者又精一之本也。禹之心法。一克舜之心法也。彼爲帝降而王之說者。豈

知禹者哉。更有一說謂之問者。大綱已不差。只是有小小罅隙而已。若大綱先差。則渾身不是了。安可謂問。故後世之治天下。非特無問。難卽有問。亦難須先扶起其大綱。然後再論其間之有無。總之要以克親之心。做精一之功而已。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且莫就帝王身上看。先就自己身上看。其間何如。不百孔千瘡。否其不止有問者。何如不墻壁多。倒否須着實做主敬窮理工夫。務先使大德不踰閑。漸進而并小德不出入。日用常行。事事皆得箇中道。此在我切己之事也。勿徒將帝王評論。忘却自己當務。

五峯胡氏謂禹以鯀殛而不忍享天下之奉。語頗

云若恁地說。則較狹了聖人。自是薄於秦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明季講家猶有主五峯之說者。不知朱子辨得如此精。

書言濬畝澮。在饗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的。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卽位後自有卽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便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

顏淵喟然歎曰。章

這一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

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可不細勘驗仰鑽瞻忽之時仁山金氏謂畧見道體胡氏註謂未領其要而集註用深知二字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勝之只在前後之說蓋此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先儒之說似異而實同也高堅前後朱子謂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說得最明聖人之道是個恰好的顏子做來做去只能恰好此時所用工夫就是博文約禮但用來未得法不能循循所以不得力夫子教他只管在這個上用功勿忘勿助博文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博致知格物不厭其煩約禮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約克己復禮不憚

其嚴博則由多聞多見以至萬理俱融約則由操持固執以至一私不存初時不免見為難却一日易一日初時不免覺其生却一日熟一日顏子依了夫子只管在這條路上走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用力之久則義精仁熟向之高堅者不覺其高堅向之無定者不覺其無定凡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巨細精粗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道理見得明守得定謂之如者不是恍惚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此卽上達地位卽一貫地位是夫子知天命時候故胡氏註謂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也庶乎一貫亦當在此時然猶與聖人有間者

聖人大而化之。不思不勉與道爲一。顏子斯時大而  
未化。不能無思勉。猶與道二。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依舊要去。博文約禮。只  
是俟其自至。不能預期其效耳。到後來不遷不貳。則  
較此又進一層矣。學者看這章書。要見聖門工夫。只  
是博文約禮。七十子莫不做這個工夫。卽夫子憤樂  
忘年。雖到七十。尙是這箇工夫。大學之八條目。孟子  
之知言養氣。雖各換了名色。總之是這箇工夫。這工  
夫做得未精。則爲仰鑽瞻忽之境。做得精了。便是卓  
爾之境。更精便是從心不踰之境。自明季講家錯認  
此章誘字作喫誘之誘。謂此是聖門權教。只是借徑

將聖賢真實學問。粗看了反去求之。杳冥昏默種種  
病痛。皆由此章書看不明白。不可不辨。

第一節。俗說謂顏子初間錯做了工夫。與象山陽  
明一流懸空解悟的相似。此未知博文約禮是聖  
門教人一定之法。顏子初入聖門。便奉此爲規矩  
也。呂晚村謂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首節是讚  
詞。不是悔詞。最說得好。雖語類云顏子初未肯便  
向下學中求。仁山金氏亦有顏子始初便欲一蹴  
就到之說。然此只是謂其初間做博約工夫。未能  
循循耳。不是謂其便如象山陽明走到差路上去。  
至後來方轉回來也。心齋坐忘亦出莊子。寓言不

可爲據

卓爾圈內圈外註似是兩意。圈內是已得夫子中庸之道，但未能不思不勉。圈外是已見夫子不思不勉之境，但只見得未能到得存養及新安陳氏專主圈外，說仁山金氏專主圈內，說二意不相礙。然圈內是正意。

明季講家謂欲從末由，卽是卓立境界，卽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意思種種亂道，真如說夢，引人心到恍惚一途，去百般病痛皆從此生，莫謂錯看一章書，無大關係也。

子曰後生可畏章

這一章是勉後生及時爲學。大抵天下後生的病莫大於看得自己輕了。道是希聖希賢的事，自家決做不來，便困循苟且，過了日子，這不是自棄麼？故夫子激勵之，以爲我與後生皆有此性，皆當學以盡其性。今之後生如何見我學有得，便大家畏我，不知年富力強我萬萬不及他，我該畏他，他如何反畏我？就今日我之所知，後生或未必能知，然苟如我之好古敏求，焉知將來所知不過於我？况不如乎？就今日我之所行，後生或未必能行，然苟如我之下學上達，焉知將來所行不勝於我？况不如乎？後生中有天資明睿者，焉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功，其將來固不可量。有天



資魯鈍者焉自奮其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其將來亦不可量繼往開來之任後生無不可擔參贊位育之事後生無不可爲窮神知化之境後生無不可到我之所有志未逮者皆後生所可逮我之所憤忘食樂忘憂而僅有得者皆後生所可得豈不真可畏然這是言其能深造以道則來者不可量如此若只是優游過日蹉跎歲月不知不覺到了四十五十而學問猶然如舊且或反不如舊不聞其知行之能精進也不聞其氣質之能變化也不聞其物欲之能掃除也則是一庸人而已一俗人而已卽至此而翻然悔悟更圖晚成而其年已非向時之年其力已非向

時之力縱能有得較之從後生時做起者必不同而况習氣日深一日則天性日漓一日其能有成者鮮矣何如乘其方富之年方剛之力及早精進之不可限量也哉爲後生者當知寸陰之可惜刻刻以希聖希賢工夫自策勵依朱子白鹿洞學規循序漸進而勿陷溺於聲色貨利勿馳騖於辭章記誦勿迷惑於虛無寂滅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年且長而學日進雖聖人猶將畏之况他人乎然須知聖人此段議論只是欲策勵後生不是謂人至四五十便難發憤而無用也古人有云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雖難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故遵伯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六十之人猶以變化氣質自勵，而况四十五十者乎？不幸蹉跎過時者，又不可不知勉也。更有一說，聖人所謂可畏，是以學問論，非以富貴功名論。假使後生將來或微律得富貴功名，而不本於正，誼明道之學問，外雖赫然而實不免為鄙夫小人。此正聖人所謂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切莫錯認明季講家皆云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此說與註背，註明云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才蒙吉曰：我孔子自我也。最是若只就後生言，謂將來強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

松陽講義卷之八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這一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文勝之禮樂。禮樂只是下節禮樂用之，却不同。文勝不指變禮易樂者，說當周之初文武周公制禮作樂，斟酌盡美，而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無下些浮偽之態。這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

秋之時風俗日敝如三歸反玷八佾雍徹之類政於奢僭者固不必言卽猶是禮樂而周旋湯藥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朴也以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共和之矣若此者非但立不往抑且識不破立不往者見世俗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厭俗之虞只得勉強從之識不破者胸中先有俗腸目中固於

俗態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旣述時人之言而遂自言其志曰彼世俗之滔滔者雖如此至如吾之用禮樂則不然逐流循末者吾之所深耻損過就中者吾之所深服故寧見怪於後進而不敢自異於先進寧受野人之譏而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治身治世皆不可不持這箇念頭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綫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砥柱哉不然聽風俗之變禮樂而不能以禮樂變風俗亦安賴有儒者耶學者讀這章書要卓然自立

做一箇轉移風俗之人。不要爲風俗所轉移之人。平日要將禮樂講究。方看得世俗病痛。出要將禮樂自任。方不爲世俗阻撓。當江河日下之時。正賴有聖賢主張。去得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卽令儂巧浮薄之徒。哄然笑爲腐儒。亦何損於我哉。

按。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不同語類。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不是此章正解。若張江陵專主反質說。則又與語類不同。晚村謂是老莊家言。是也。

此章與監二代。答爲邦。皆有文質得中之意。然却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答爲邦。是立萬世之

準。此章是挽文勝之弊。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這一章言師商之未得中。先要將箇中字看得明白。則過不及不待言矣。中也者。義理之當然也。凡吾人一身之語默動靜。以至處天下國家之事。皆有箇當然恰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這叫做中。這箇中原。是人人共有的。但人人各有氣稟。各有習染。又各有私意私欲之牽制。或於中之上。增了一毫。便叫做過。或於中之上。減了一毫。便叫做不及。這箇中。便把捉不住了。是惟學問可以勝之。而學問最難。師與商皆聖門從事於學問之人也。然日求化氣稟。

而氣稟仍不能盡化。日求變習染而習染仍不能盡變。牽於私意者不知不覺仍爲其所牽制於私欲者不知不覺仍爲其所制。過者依舊是過不及者依舊是不及而已。然亦到底是學問工夫未至使其學問到時豈有化不得的。故夫子因子貢之間指而示之欲二子盡力學問更加精進以求所謂中也。子貢平日是箇近於過的其所喜好者子張一邊人聞夫子之言不覺進而質曰然則師愈與謂過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者也。這下問其病痛不小克其愈之意則天下不能中者皆將求過乎中以掩其短言必求其驚世行必求其駭俗智不能明理則鑿之使奇氣不

能純粹則激之使張無復溫厚和平之風而皆變爲好奇苟難之士。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可言也不求乎中而安於過不可言也。此尤夫子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天下之理惟一中而已。吾人所當求惟一中而已。中之外無可住足之地。動靜語默之間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天下國家之事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以言乎氣稟習染不及者拘於氣稟習染也。過者獨非拘於氣稟習染乎。以言乎私意私欲不及者制於私意私欲也。過者獨非制於私意私欲乎。其地位一樣其病痛一樣不可以分優劣也。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造就

子貢并造就天下後世者至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輩學問偏不得一毫的當日師商皆是聖門高弟其所謂過不及不過比中道畧差一針耳夫子尚思救正之如此必欲使之一毫不偏然后已今日吾輩也有過的還不是子張之過也有不及的還不是子夏之不及譬之往京師的子夏子張之過不及不過離得京城二三十里吾輩之過不及不知離京城幾千百里可不猛省乎然又不可看得自己低了只怕不肯學問誠能盡力學問不要說子張子夏就是聖人地位豈是不可到的

此章明季講家謂首節中字不宜說破不知不說

破中字則過不及三字無着落了此最沒理近日時文俱已明白

子張問善人章

這一章論善人之道而見人不可以不學大抵人能學雖天資平常所造自不可限量不能學則天資雖好所造亦有限世間一種善人是最難得的只是質美而未學所以夫子常裝慕之而未嘗以此訓及門子張一曰以善人所以為善人者來問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原與善人不相類其問也只想只是見夫子惓惓於善人而不若聖人君子舉以為學者之則又不若中行狂狷望以為任道之器不知其可取者

何在。其不盡可取者何在。故欲問之以定其取舍。非空問也。夫子不欲子張輕薄善人。亦不欲子張徑學善人。故告之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迹是古人已行之成法。明德有明德之迹。新民有新民之迹。致知有致知之迹。力行有力行之迹。皆是古人所經歷。過以告後人者也。如度量權衡。一般室是道理精微處。卽升堂入室之室。猶大學之至善。但室又是至善之深奧處。夫子言善人是一箇質美的人。凡人行事。須要遵古人成法。方能不差。若善人則不須如此。不必悉遵古人明德新民之法。而修己治人。自不遠乎準繩。不必盡依古人致知力行之法。而所知所行。自不肯

乎規矩。一身常在正。詎明道之中。非從詩書涵咏而得也。十生常遠乎計功謀利之習。非從禮樂甄陶而成也。天下有這樣人。亦可以振起人心。亦可以維持世道。功利將詐之氣。自然漸漸消磨。殘忍刻薄之風。自然漸漸變革。只是他都從氣質上來。不從學問上來。只知有正大光明。下層而未能到精微。下層未嘗不依於中正。而不能事事皆中正。規模未能極其大。而節目未能極其詳。自家便畫住了。尚未進於克實之境。而大而化之。又無論矣。大抵其天資純粹類中行。然中行能進而善人不能進。其工夫未到。似狂狷。然狂狷病痛多。而能進。善人病痛少。而不能進。所以

其品僅能勝有恒而不如聖人君子爲邦則必至百年而後可勝殘去殺其高者僅至於有諸已其卑者則止於可欲而已向使因其天資之美而加之以學問以其不踐迹之力量而尋跡以求焉由小成而至於大成由下學而至於上達由希賢而至於希聖其所造不可限量豈特止於善人而已哉可見人全在學聖人生知安行亦必須學只是他的學比人較易所以謂之生知安行不是不學若不學則天資雖美亦止成一箇善人而已世間天資不好的人亦只是不學若果能學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聖人自不難到何論善人哉夫子不踐迹二句便是教子張以學

欲引他做博文約禮工夫非空空議論善人也見得以善人之資而不學尚且止於如此而况不如善人者乎學者讀這章書便當知自勵於學不可以質美而自恃亦不可以質不美而自譏聖門只論學不學不論質美不美也古人之迹具在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通鑑綱目上無論質美不美皆當由之以入講求而力行之已精欲益求其精已密欲益求其密不宥自截斷一定要做向上去何聖人之室不可到哉太全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此一條最明蓋此是一揚一抑語雖不入室亦由於不踐迹然上一句不踐迹自是贊辭

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不踐迹是已知血脈不拘形着迹此是看不踐迹如異端之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矣最謬晚村謂如此是入於至惡何善之有快甚

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皆不是善人只是謹厚之士如漢文帝一流朱子語類講得甚明

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必至此然後

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淺深未入室是踐迹而未透者也與善人之不踐迹而不入室又不同

子路問聞斯行章其曰聞之而不行章則專就力行上論耳聖門之教莫貴乎力行而力行自有中道有時宜乎勇往則以勇往爲尚有時宜乎謙退則以謙退爲尚要視義理何如而不可使一毫氣質用事以義理爲主則或緩或急無非大道以氣質爲主則急固病緩緩復病懦無適而可然變化氣質最是難事自大賢以下大抵皆而於氣質而不

自知所以聖門設教必視其氣質之偏而裁成之如  
教地屋然視其勢偏於西則挽而之東偏於東則挽  
而之西無一定之法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而子  
告之曰有父兄在意謂行固貴勇而父兄在則當稟  
命稟命者非但不敢自尊亦不敢自是也。再有問聞  
斯行諸而子告之曰聞斯行之意謂行固貴謙而所  
當爲者則不宜逸迥非但不可自畫不進亦不可半  
塗而廢也。公西華但見其問同答異不勝其疑而不  
知夫子之於二子皆欲以學問化其氣質而已非謂  
求之於行但當進不當退特退非求之所難所難者  
進耳非謂由之於行但當退不當進特進非由之所

難所難者退耳。因其氣質之偏而以義理挽之使歸  
於中聖門之教無處不然而力行其一端矣。若不善  
於此徒知氣質之當變化至於矯枉過正或如子莫  
之執中則亦非夫子之意也。學者看這章書應各自  
省其氣質偏在何處務以學問救之解其桎梏開其  
錮蔽平日講求臨事省察必使其範圍於義理而勿  
使有一毫之偏庶幾不負聖人之教更有一說當日  
子路冉有皆是以實心行聖道特不免失之過不及  
今日學者尚未肯在聖道上行何暇問過不及耶須  
先具一必行之心然後再論其過不及之病。

這一章是夫子與顏子論仁。比對他弟子論仁不同。他弟子無顏子至明至健之質。須先有涵養致知之功。方纔能爲仁。此對顏子說。則直從力行說起。只是約之以禮。一句內。功夫仁者本心之全德。純乎理而無私。便是仁。但此處不曰私。而曰已。者。凡私有三。有氣質之偏。有耳目口鼻之欲。有人我忌克之類。皆因已而有。故謂之已。此已字與爲仁由已之已。汎以身言者不同。不曰理。而曰禮者。朱子謂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画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此禮字與孟子四端章禮字。在性上說者不同。故新安陳

氏謂此是專言之禮。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這已與禮就是虞書所謂人心道心。在孔門弟子孰不知已。是不可縱的。禮是不可棄的。但下手最難。一則怕界限認不清。一則怕力量制不住。惟顏子至明至健。不怕認不清。不怕制不住。只怕當下偶放過了。於已上偶放過一分已。便日肆於禮上。偶放過一分禮。便日肆。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甚可畏也。故夫子教其當下便用力。見爲已。即便克。如對大敵一般。見爲禮。即便復。如要到家。一般。這箇克已復禮。若淺言之。則是兩件工夫。世固有克已而未能復禮者。若深言之。則只是一件。未能復禮亦是已未克盡處。亦如

明德新民居敬行簡皆可分言合言也。克復工夫誠到則自一心而言念念皆仁。而無一念之不仁。自一身而言事事皆仁。而無一事之不仁。豈不爲仁乎。此在仁者之心。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固不必問之天下也。然感應之理。自不可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我之心既無間於人。則僞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人之心自無間於我。天下歸仁。固自然之效也。爲仁者必以此自考。須到此地位。方是真能克。真能復。然其機亦在吾而已。我自肯放過。則便放過矣。我不肯放過。則便不放過矣。內而念頭上。已與禮交戰決斷之。惟我外而事物上。已與禮相持操縱。

之。惟我我爲已。則已勝我爲禮。則禮勝。雖或由師友之琢磨。而受琢受磨者仍我。或由事勢之引奪。而受引受奪者仍我。非但我之仁不仁。不由於人。卽人之歸不歸。亦不由於人。夫子諄諄言之。蓋諒顏子之識必能辨。此諒顏子之力必能任。此而直使之當下便用力也。使他弟子聞此。尚未知何者爲已。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如何下手。顏子此時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但恐有所遺漏焉。而克之不盡。復之不空。故直請其條目。夫子謂已之根。潛伏於內。禮之源。渾然於中者。無目之可言也。惟其萌於念。發於事。始有目可指。大抵皆附視聽言動而見。

惟制之於視聽言動。勿使有一念之雜。一事之差。則潛伏者可消。而渾然者可全。無非禮。卽無非仁矣。此程子所謂制外養中。卽孟子集義養氣之法也。四箇勿字最要緊。然此節是論目。只重在視聽言動上。勿字意已包在上節克字中了。顏子請事斯語。卽欲罷不能之意。亦可見夫子時雨之化。使其躡等而教。安能使之自任如此。此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欲學顏子之克復。必先有居敬博文工夫。能居敬博文。則雖天資不若顏子。而自明自健。由是而克復不難矣。不然而驟欲克復。吾恐其認禮爲已。認已爲禮。顛到錯認。癸不可言。卽認得是已。是禮。而因循苟且。不勝其牽制

之患。其能克復者亦鮮矣。

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已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最鑿。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已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看。則禮與已皆發而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大全又有以視聽爲外。言動爲內。視爲外。聽爲內者。此則又就視聽言動上細分之耳。却不妨。

程註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一句論工夫。則內外交相養。固應並重。然在此章。則重在制外。養中邊。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

致其精明此亦是本文言外意

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真氏謂勿者正指思而言微菴程氏謂動兼思貌而言當依真氏

仲弓問仁章

這一章夫子以敬恕論仁亦是徹上徹下語然對仲弓言則有天資已粹而益求其粹工夫已密而益求其密之意雖比之至明至健者用功較難而比之私欲橫流者用功尚較易大抵仁是心之德人所以不能全其心之德只是爲私欲牽引去爲私欲錮蔽住惟敬則能收斂此心使不得牽引惟恕則能推擴此心使不至錮蔽在病痛多的人用這兩件去消磨他

則雖然怕不得難在病痛少的人用這兩件去消磨他似易然也說不得易聖門天資學力自顏子而下卽推仲弓其於敬恕工夫蓋非全不知者然敬不是可偶有間斷的必無時而不然無事而不然出門使民無異於見賓承祭之時如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纔是能敬言出門使民而未出門使民之時可知矣恕不是可偶有間斷的必刻刻體認天理事事不拂人情已不欲便勿施人如所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方纔是能恕言不欲勿施而所欲之當推可知矣然或我自見爲無間斷無間隔而那家猶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必工夫

做到透徹。內外間無一人。怨者不特受我之恩。者無  
怨。卽受吾之刑。者亦自以爲當然。而不怨。這方是真  
能敬。恕。敬。恕。如是。則私意自然不能牽引。我不能錮  
蔽我本心之德。豈不復全乎。這箇工夫。比之顏子較  
難者。朱子謂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  
坤道。是服藥調養。漸漸消磨。這病。比之司馬牛。樊遲  
子張。不同者。牛多言而躁。一件病痛最重。這箇病未  
除。其他工夫。都難下手。故教之從訥言做起。所謂急  
則治其標也。若告樊遲子張工夫。與此章差不多。但  
天資學力各不同。不免有難易之分。同是這一個方  
加減分兩。却不同。要之。夫子教仲弓。用功雖似難。於

顏子。然只管從敬。恕。上用工夫。私意自是著。不得亦  
與克己復禮一般。雖似易。於司馬牛。樊遲子張。然敬  
恕。王夫。無論淺深。生熟。其不可須臾離。亦是一般。仲  
弓有見於此。而直受以爲任。曰。請事斯語矣。蓋不敢  
以爲難。而自阻。不敢以爲易。而自怠。惟知用積累工  
夫。以漸造於心德之全而已。學者讀這章。書要思。仲  
弓是何等天資。何等學力。尚且以敬。恕。工夫。自責如  
此。吾輩用力。卽與他一樣。尚恐不能到他地位。何況  
乍作乍徹。敬。恕。互勝。好惡任己。不知不覺。汨於私欲  
何時能仁乎。須將敬。恕。二字。書紳服膺。做人一己百  
人。十已千之功夫。有箇出頭日子。

按敬怒未卽是仁。是所以求仁。敬怒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便是仁。太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最合註意。但以子張問仁章。勉齋黃氏解。心存理得。觀之。則敬恕二字。天似各兼內外。三說不同。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此是以持身接物分內外。是謂自意。此則謂以看關外程註。講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又以謹獨言之。見得敬不是勉強束縛之敬。亦不是外貌裝飾之敬。以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是外貌待人。從至誠惻怛中流出來。所謂無忠做恕不出。

晚村謂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痛。故必當峻補。出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愚謂敬怒是峻補方。亦是發散方。顏子仲弓分別處。只是用急用緩不同。其峻補發散則一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這一章見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夫子以向應作亂。牛常憂懼。故就不憂不懼言。雖不專言處變而處變之道在其中矣。大抵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心常泰然。世間可憂可懼之事最多。而不能以累君子之心。處平常之時。有得失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得失當



前不憂不懼處變故之時有利害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利害當前不憂不懼或以不憂懼而聽天下之紛紜或更以不憂懼而消天下之禍變故恒人終身擾擾於憂懼中者君子止見其坦蕩蕩而已君子這箇地位豈是容易到得的但夫子未悉其所以然之故故司馬牛遂疑天下當憂之事如何可以不憂當懼之事如何可以不懼若但以憂懼爲累而以不憂懼爲高斯亦無足難矣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這一疑亦足破天下之無本領而遇事強爲排遣者而不知夫子之言不憂不懼非強爲排遣之謂也強爲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曰生當懼

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爲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爲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也利害可聽也非不憂也自無可憂非不懼也自無可懼此即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可驟到誠能於此有得焉何事憂之足累其心哉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之而其教之也至矣但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朱子以平日所爲無愧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可謂親切矣學者又當思平日所爲何以能無愧於心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真積力久一私不

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又須知這箇不憂不懼全從  
憂懼中做出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箇景象君子無須臾敢懈也  
惟其有終身之憂故能無一朝之患先儒有言君子  
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至哉言乎想此時司馬  
牛事勢已危急了然只是自反事事從天理上走尚  
可救得即不然亦於心無愧若一為憂懼所擾不但  
累心勢必立脚不住病痛不可言矣古人處事變只  
有這一條路並無別法今日學者處平居暇日須汲  
汲去做克己集義工夫庶幾臨事有樞柄備工夫未  
到適遇事變亦只是守定天理不要空憂懼須知憂

懼徒亂人意不濟事也若因憂懼生出權術作用病  
痛益不小

子張問明章

這一章夫子與子張論明謂只在人情物理上能精  
細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蓋因其有務外自  
高之病而藥之也太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於天地  
古今之遠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為明其暗  
已甚不知明者是非邪正不惑而已而是非邪正之  
淆於譖愬者最多譖之術不一而莫難辨者浸潤之  
潛想之術不一而莫難辨者膚受之愬一則用緩而  
使聽者不覺其人一則用急而使聽者不及致詳皆

術之至巧者也。二者行而天下日以多事。究竟非二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胸中未嘗有主張。故投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正洞然於我心。彼二者之術。雖工自無間。而可入無隙。而可乘。譬如狐狸鬼蜮。能行於風雨晦冥之時。不能行於白日青天之下。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也。這箇造詣。不是一日可至。必平日居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此定識定力。到此地位。豈不是明。豈不是明之遠。若於此。看不破。立不定。任其顛倒。縱使明乎天地之理。達於古今之故。非徒無益。而我之才識。皆爲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爲病愈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今日吾輩處世。潛想二者不能必其不來。在家則行不行關係一家盛衰。在國則行不行關係一國治亂。卽未論家國。而彼之術一。行吾之身心。爲其顛倒。學術之謂何。而又不可因世上有此等人。一味猜疑。自家反做成了一箇逆億景象。况后世人情益險。謬想益工。我防其緩。彼偏用急。我防其急。彼偏用緩。千態萬狀。無論逆億不可用。亦非用逆億之所能窮也。想到此種情形。竝無別法。可以制他。惟有居敬窮理。是本領工夫。吾的居敬窮理。密一分。則彼之術窮一分。譬諸鏡。鏡然磨得一分光。便照得一分妍媸。不憂妍媸之難見。只憂鏡之光不全耳。

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今日吾輩處世。潛想二者不能必其不來。在家則行不行關係一家盛衰。在國則行不行關係一國治亂。卽未論家國。而彼之術一。行吾之身心。爲其顛倒。學術之謂何。而又不可因世上有此等人。一味猜疑。自家反做成了一箇逆億景象。况后世人情益險。謬想益工。我防其緩。彼偏用急。我防其急。彼偏用緩。千態萬狀。無論逆億不可用。亦非用逆億之所能窮也。想到此種情形。竝無別法。可以制他。惟有居敬窮理。是本領工夫。吾的居敬窮理。密一分。則彼之術窮一分。譬諸鏡。鏡然磨得一分光。便照得一分妍媸。不憂妍媸之難見。只憂鏡之光不全耳。

足食足兵章

這一章合常變以論政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可見食重於兵而信尤重於食聖賢論政與權謀術數不同首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句便是丁部周禮的規模足食是制田里薄稅斂而使其倉廩實足兵是比什伍時簡閱而使其武備修至於重禮教崇信義以導民於兵食之前立學校明禮義以化民於兵食之后逮兵食既足則教化行而民皆以信事上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因教化一事不可置兵食之前又不可置兵食之後故另換一箇文法這三件完備便是一箇太和景象許多

禍患便可消弭了。卽猝遇事變亦不怕立不定。只是有一箇時候或被前人弄壞輪到我手一時難整頓而又當水旱交作強敵在境人心疑二之際要這三件完備勢有不能只得將要緊的先去料理此子貢所以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之間也夫子曰去兵者益當此時勢只得且先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苟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弊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然這還未是十分危急時候若事勢更急連食與信二者又難完備欲顧食則不能全信欲顧信則勢必無食利

害在呼吸之間。無兩全之策。此子貢所以又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食者。蓋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爲。只得因見在之糧。依着正道理做去。或幸而得全。亦不可知。若到事勢萬不可爲。則寧可就死。恐人道。是這箇話說得迂了。故又申言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若夫信者。乃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入。而質不異於禽獸。身雖存。而心則已死矣。何以立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爲安。故爲政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不必說到無信亦同。

歸於死。如此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立身行政。只是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平居籌畫兵食。原都是道義作用。到生死關頭。亦決不肯離道義。而談兵食。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箇意思。今人遇小利害。輒思苟且。看聖人此等議論。豈不愧死。

這章與孟子桃應問曰。章同。是直窮到底。

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原是不可去的。言去者是就不得已時說。若後世召募之兵。稅畝之食。與夫一切冗兵冗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當去也。時文多誤認。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這一章見仁知相成是必然之理無可疑也第一節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就仁論仁則曰愛人就知論知則曰知入仁知兼體用而此獨以用言者朱子謂體與用雖是二事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樊遲疑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當有分別二者若相反仁則不能兼知知則不能兼仁這一友小注專是甚然不知二者之不相妨也夫子窺見其意而復告之曰仁知二者雖各自一路其實是合一的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不是說愛人便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直者固當舉枉者

自不得不錯仁何嘗妨知既舉直錯枉則枉者亦且化而為直是錯之適所以愛之知何嘗妨仁夫子此言說得仁知相成而不相悖明明白白了樊遲之未達者可以達矣其退見子夏而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不是尚不曉仁知之合一蓋以仁知初無二理謂知卽仁也可謂仁卽知也可故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此正其達處但前之未達者雖已達至此則又有一未達者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則非我所得主天下賢愚不齊剛柔不一舉直錯枉何以便能使枉者直此蓋深憂人心之難動風俗之難變而疑區區一舉錯未必遂能見效觀於後世因舉錯而

紛紛多事者不可勝數。漢之黨錮，宋之元祐，皆由小人不肖，俯首屈服於君子，以至激成禍變。樊遲此語亦切問也。然不知此要看舉錯何如耳。舉錯而稍涉於意氣，則不惟不能化人，而或至於生變。舉錯而一出於大公，則不但不憂其不服，而且可立見其革心。故子夏聞樊遲之言，既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遂引舜湯之事，以明能使枉者直之必然而無疑也。舜湯之有天下，非有舉而無錯者也。其所舉者特一臯陶一伊尹，則所錯者亦多矣。而不仁者胥遠，然則不憂枉者之不直也。憂舉錯之不如舜湯耳。能使枉直之言，又何疑乎？能使枉直既無可疑，則仁知之相成

益無可疑矣。學者讀這章書，要將愛人知人之事力任在身上。愛人則由能近取譬，以至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知人則由視以觀，由察安以至於人焉廋哉。果能愛人知人，則二者之相成而不相悖，不待言也。若愛人而不能盡其愛之量，知人而不能盡其知之量，則舉足便礙，非愛妨知，則知便妨愛，不自咎其量之不盡，而徒歎二者之不能相兼，亦過矣。

按何謂也三字最要，看得好，註謂是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甚明。季講家乃云：遲誤認舉直錯枉二句皆是言知，故有何謂之問。所以於第二節未子口中亦要含糊，不宜將仁知合一之意說

明皆謬也。又講家謂通章只是知以成仁不可說  
仁知相成亦太拘太全中初不如此

松陽講義卷之九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適衛章

這一章見聖人胸中有一箇完全的仁體有一箇完  
全的王道。觸着便發。庶哉一歎便是老安少懷的心。  
勝富教二字便是老安少懷實際處。因衛而發。不但  
衛當如此庶哉內有憂之意。有憂之意望之者。唐虞  
三代之治。當春秋時尚易復也。憂之者。此時不復。后



來世變將益甚。江河日下無所底止。此時富教兩字便旋轉洋溢方寸中。故因冉有之問。卽隨口發出。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難富亦見富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富雖教亦易教。然卽不庶亦應使富。卽未富亦不可無教。庶富教雖有次序。却不重在次序上。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特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卽學校中尙未有異氏之學。整頓尙易。不比孟子時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有許多棘手。此望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黜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强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教之。

彼將自爲教。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意也。然總之。是王道不是伯術。是仁政不是功利。是履契臯夔事業。不是管商作用。富教二字。當時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有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問夫子之言。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處古制既湮之后。須就註中所謂制田里。薄賦歛。所謂立學校。明禮義。各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際。不可專守一空話頭。如太學衍義補文獻通考二書。雖未盡合聖賢經濟。然備載古今沿革之故。於此細玩。便見後世所以不如三代者。如何三代所

以異於後世者如何富教條目亦可得其大槩若只空說一箇富教濟不得事或疑古法不可施於今晚村嘗論此云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此段議論最足破俗儒見識宋陳同父自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究其實只說得漢唐伎倆何其陋也三代后非無賢人君子遇可以大有爲之時不能挽天下於文武成康之世者皆爲這一種見識誤事學者不可不看破

衛自文公渡河而南遷於楚丘其康叔舊封已屬

於晉左傳及漢書地理志可考時文漫指夫子時之術爲邯鄲術之術者非

鄉人皆好之章

這一章是論觀人之一法如論語視其所以章孟子觀其眸子章皆是以我去觀人不專恃鄉評以鄉評論人特其一法耳子貢是箇方人的人好用自己聰明至此乃欲以鄉人之好惡爲準此是其學間進一步處然鄉人之好惡豈可便以爲據如以鄉人皆好而遂信爲善人則焉知其非同流合汚之人鄉人皆惡而遂目爲善人則焉知其非詭世戾俗之人鄉人之論未必盡是亦未必盡非如何可以此論人乎夫

子謂欲考鄉人之論必先別鄉人之類蓋鄉人中有善者亦有不善者如其人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可見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以此論人其庶幾乎然此亦未可爲一定之法也特以子貢所謂皆好皆惡者比之則不如耳不如云者猶言彼善於此也蓋人情變態無窮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者如周濂溪初時不爲趙清獻所喜有善人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爲能辦事有君子而不善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有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王呂章蔡之相傾吾若一以善

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豈能無悞乎况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而善者不善者又將何以定之萬一平時誤認善爲不善不善爲善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豈不悞而益悞乎若論觀人之法則必如夫子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方是無弊之道察也者採之公論斷以獨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聽其言觀其眸子皆包在內不專恃下法也然察之一字又豈易能哉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夫能辨得天下之善惡不然在我者皆私意偏見如何能察所以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謂是也蘇子瞻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固無是理然亦

不是容易學的。學者欲求知人之法，且先去做居敬窮理工夫。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這一章論士，因子路所不足而言。大抵士也者，雖淺深高下不同，必能以學問變化其氣質，使一味氣質用事，則亦不可謂士矣。故氣質柔弱者，必養得有剛段方正的氣象；氣質剛勁者，必養得有柔段和厚的氣象。而這一段和厚氣象，尤其是士之本領。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慤怡怡之

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此一條說此章大意，最好再將切切慤慤怡怡六字細味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慤慤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動忤之害。觀朱子之論，切慤可見這六箇字都是和厚之意，不但怡怡是和厚也。這一段氣象正是子路所不足。經夫子提出，如和扁之用藥，恰中其病。這不是空說，便要子路想這一段氣象從何而來，非積之厚，養之深，豈一日間可裝飾得出的。然則講習討論之事，不可一日弛矣。省察克治之功，不可一刻懈矣。士之名，豈易起；士之實，豈易盡。歟。又恐其有了這箇氣象，不知分別，一概發出，則卽此氣

象又生出病痛來。故又申言之曰：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非謂朋友不必怡怡也。但當以切惻為主。非謂兄弟不必切惻也。但當以怡怡為主。推之亦不但朋友兄弟總之。當切惻處便切惻。為主。當怡怡處便怡怡。為主。如醫之用藥。這一劑某藥為君。那一劑某藥為君。絲毫不爽。說至此。真是十分細密。一毫也粗。不得一毫也浮。不得切惻怡怡。猶當善用之。如此而况一味行行者乎。以子路之氣質。若不是夫子這樣切磋。如何能成得賢者。然看其何如。斯可謂士。一問則其胸中原有不自安者。他平日何等樣。氣魄何等樣。才幹忽然發。此問便有歉然不敢自以為士的意。

思此所以能受夫子之教。而在四科之列歟。今日學者。讀了幾篇濫時文。便儼然以士自居。試想與這切惻怡怡。氣象有幾分相似。真是可恥。然又不要看得太難了。誠能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日積月累。自家氣質消磨得一分。便與這氣象近一分。推而上之。美大聖神。無不可以學問做成。何况此所謂士。

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語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此切惻二項內。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

明季講家有云。切切惻惻。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

恭儉讓五字折開不得此等混話俱是從皮膚上起見不曾想聖賢神理本不足道然或有惑於其說者近日仇滄柱呂晚村力黜其謬最是

克伐怨欲章

這一章見制私不足以爲仁而仁之爲仁可知大抵人心本來皆仁都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先要將這四箇字看得明白太全胡氏謂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蓋這四件病痛不同總是氣實用事總叫做已發於事前便爲意必發於事後便爲固我發於喜怒哀樂便皆不得其正發於視聽言動便皆背違乎禮發於子臣弟友

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於辭受取予之介則操守多遷移譬如風寒感入臟腑一般發在頭目則成頭目的病發在手足則成手足的病總是這箇風寒故天下人品學術政事之壞都由這克伐怨欲四件所以原憲平日用力制這四件不許他發出來這也是至難的蓋這四件其力至猛卒然而發如奔馬之不可控遏其勢至大悍然而來如江河之不可隄防而且時夾雜於義理中其面目最難認時倚靠於利害上其根脚最難除不是憲的力量不能制他使不行有這一種人也強如人欲橫流故夫子曰可以爲難矣原是贊他的口氣明季講家謂夫子道他做得契

亦走了難路。乃是不滿之詞。此謬說也。但憲卽以此爲仁。則其認仁字。尚未清楚。故夫子又抑之曰。仁則吾不知也。蓋仁也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克伐怨欲不行。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且徒制私。使不行於外。則心仍未必無私也。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與顏子之克己。大不相同。潛藏隱伏於胸中。已不是仁。况藏者必至於潛滋暗長。伏者必有時乘間抵隙。依舊要行出來。如何叫得仁。若論爲仁工夫。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者。一從敬恕入門。積漸做去。一從克復下手。勇猛做去。皆是拔去病根之法。且不止拔去病根。兼培養元

氣之法。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復敬恕言。則不行又不足爲難矣。使憲再問。夫子必應其病之所在。授以爲仁之法。不知當時何故竟不言。程子所以深惜之。然亦有說焉。太抵聖門高弟。皆是切問近思。如行路然。進了一程。又進一程。若第一步不曾着實。不敢走第二步。問答之間。皆非隨口亂問。當時憲問夫子之言。必汲汲在自家身上。切已體認病根之未拔去者何在。認得了病根。然後再請藥方。未遲。所以然然無言。正可想見其切問近思處。不是蠢然無知而不問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克伐怨欲四字。各於自家身上省察。這四件隨人氣質不

同所犯各有輕重。然不論輕重，但有一毫必須連根拔去。又恐怕病根雖去，元氣未復，須更念念事事都要合天理。顏子工夫未易學，且從仲弓敬恕做起。一刻也鬆不得一處也。疎不得真是難事。及早做去，不知何時到得仁的地位。若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汨沒於四件中，豈不可惜。

按雙峰饒氏云：四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白文本是平說，然如此看亦好。又按大全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依此則克己工夫只在復禮上了。

蓋克復二者本互相爲功也。若良知家謂提良知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日化。此又與朱子之說似是而不同。朱子之說是以理爲主，所謂提良知作主，是以心爲主，正是原意不行的法。

子路問成人章

這一章言成人要具衆善而造於純粹之地，不可以今之成人自限。上一節是中行，下一節是狷，上一節是善人，君子下一節是有恒，上一節亦只是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尚未是聖人地位，論成人必如聖人之踐形盡性方纔無愧於人。然這箇地位不是學者容易到的。聖門教不躐等，且降下一等，使他到了。



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則聖人亦不難至矣。知廉  
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樣才德。空空說  
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  
從學力上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  
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卽是立  
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  
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蘊處。則  
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  
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  
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  
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爲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

便是這等人矣。豈不可謂之成人乎。人須要立箇志。  
必要望了這等人。做進去。氣質未融。必變化之。使融  
學問未至。必強勉之。使至。勿忘勿助。如射者之期。於  
中的。不中不休。如行者之期。於到家。不到不休。方纔  
不負了做箇人。不然縱使有見識有力量。天資高。學  
問好。只做得一今之成人而已。今之成人。不是天限  
住他。只可如此。不是聖賢寬假他。只要他如此。天命  
之性。原無古今。聖賢道理。亦無古今。只因今之風俗  
日下。有稍能自拔於流俗者。便不敢苛責他。了今之  
名節日衰。有稍能自勵於名節者。便不敢深求他了。  
故自言利之風。徧天下。有一見利思義者。便指爲奇

士偷生之徒滿海內有一見危授命者便歎爲異人  
反覆狙詐不知羞恥者比比而是有一久要不忘者  
便目爲真儒此等人只是一箇主忠信的人以古人  
視之氣質未必盡消融學問未必盡滿足尚是進步  
之時未是住足之時以今人視之天下豈易得此材  
質豈易得此學術不得不推爲豪傑之士不得不奉  
爲聖賢之徒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子路所已能者夫  
子指而言之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亦猶因不攸  
不求而謂其何足以滅也今日學者未能到子路地  
位且要從下節做工夫起先將義利生死關頭打破  
了再要將虛僞根苗斬盡了使脚跟立定然後可去

做上一節工夫猶之富與貴章先要取舍之分明然  
後存養之功熟也這義利生死關頭是最難打破的  
這虛僞根苗是最難斬盡的以見利言之這利字要  
看得好若是尋常貨利雖中人亦能勉強慕義惟當  
至窮至困之時這箇利關係我仰事俯育之計身家  
榮枯全視乎此且又現在面前不待巧算曲計而可  
得斯時有志之士亦不能不動心以見危言之這箇  
危字也要看得好若是無可躲避的雖怯夫亦能就  
死謂之危則尚在可生可死之界有許多岐路可以  
避得有許多曲徑可以走得禍福存亡只在吾一念  
間且又明白易曉利害了然斯時即有力量人亦不

能不轉念以平生之言言之若是無所關係的誰不樂踐約惟當事勢阻礙之時踐之或不合於時或大不便於我且又言出已久人都相忘了吾卽不踐亦未必有人責備我斯時卽真誠之士亦不能不隨意然學者苟於此處立不定便不是堂堂正正的人了雖要到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無下手處不可不猛省

註材全德備指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禮樂言雲峰胡氏以不欲爲德知勇藝爲材蒙引又以廉勇爲德知藝爲才皆有未安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故下節思義是廉授命是勇只缺得知藝

而註云才知禮樂有所未備明是以才字代藝字然又須知分言則知廉勇爲德藝爲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註德成於內德字便兼藝在內而語類亦有四德之目

以升堂入室言之下一節是升堂上一節是入室若善人不入於室之室則又是指聖人地位言蓋室字有淺深也

久要註只訓舊約講家謂是平生期許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說得偏且是志不是約了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這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雖中庸言慎思子夏言近思然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這位字要看得好。註謂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然上章位字說得粗位對政言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此位字說得細隨處皆有位。富貴貧賤患難位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疎之不同同一父子而嫡庶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

盛處衰又種種不同。莫非位也。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則有一位。當揖時則有揖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位變則理從而變。昨日之位應如此今日之位又不應如此。彼處之位應如此此處之位又不應如此。內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須要恰合乎位之所當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比素其位而行亦較細。素其位而行只是富貴貧賤患難之位。這出位病痛太抵皆起於思。思得一毫不差發出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適莫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於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拘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有

松園講義卷九  
或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內而徇已則見有身不見有位外而徇人則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能不出守之不固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爛熟的人此心如權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本分無一絲過不及位應如是思卽如是無一物可以搖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却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爲艮止之象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身也見有身則不免徇

已而出乎位矣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人也見有人則不免徇人而出於位矣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不出位也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此不出位也孟子之無恐懼疑惑而不動心此不出位也大學之止於至善中庸之發而皆中節此不出位也太全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說得極明明季講家乃有以心爲位以此心動而無動爲不出位且引程子心要在腔子裡以證之晚村謂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足破其謬矣學者讀這章書切不可

担看了。若秀才閉門不嘗問事，便可謂不出位。則人告君子矣。這不出位，不是容易的事。日用間一言一動，稍與其位之理不合，便是出位。試返躬自省，一日之內，還是出位時多，還是不出位時多。須將居敬窮理工夫，猛力去做，做得一分，方能免得一分出位。或疑思而稍出其位，猶賢於廢思者。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貿貿而不知思者也。佛老之徒，溺於虛無，而不肯思者也。其病痛更甚於出位。不知思而出位，病痛正不小。從古敗壞天下之人，豈皆不思，只是思出其位耳。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莫謂稍一出位，無大關係也。

君子道者三章，不備也。蓋天下之自責固難，這一章是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蓋道體原無盡，聖人未嘗自見其有餘。故子臣弟友則曰未能，學不厭誨不倦。則曰何有於我。君子道者三，則曰我無能焉。首實見其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能而故為謙辭也。自天下觀之，仁知勇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為仁知勇之請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兼備。自天下觀之，不憂不惑不懼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為憂或懼之境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盡絕。故惟知憤忘食，樂忘憂，以自勵於仁知勇而已。敢曰我能仁知勇乎。惟知如臨，深如履薄，以自遠於憂或懼而已。

敢曰我能無憂或懼乎耳順從心特言其所自得耳於道實見其未盡也老安少懷特言其所志耳於道實見其多歉也不必推至天地猶憾堯舜猶病而後見其無能卽庸德庸言間已見其無能然此特夫子之自言耳其實則道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仁知勇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夫子也而憂何有焉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夫子也而惑何有焉依乎中庸遊世不悔者夫子也而懼何有焉在夫子自視雖實有不足而非謙詞在人視夫子則實謙詞而非實有未足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亦猶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蓋夫子之自責固卽

所以勉人當日聖門高弟聞夫子之言亦無不思自勉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當思學不可自足以夫子之聖猶曰我無能吾輩何處可用得一毫矜張又不可不知自奮當日夫子自謂無能非安于無能已也便去好古敏求便去下學上達自十五至七十無一刻不孜孜於學吾輩今日安可便自畫

語類朱子有一條云東萊說聖人無謙理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說也有意思然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按東萊說是前一節意朱子說是子貢節意凡言謙詞者皆當如此

兼看

莫我知也夫章

這一章是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開口說莫我知，便是警醒學者之意。不要錯認做明王不作世莫宗子之意。太旨與無行不與章相類。與道不行等章絕不相干。蓋謂我之道固人人所當知之道，亦人人所能知之道。而無如知吾者鮮。愚魯者既不能知，聰明者尤不能知。視我愈重，去我愈甚，可歎矣。當時及門弟子莫不求知夫子之道，如子貢者尤所謂知足以知聖人者也。忽聞此言，不覺驚愕，疑其有高遠而不可知者。不知夫子之道非以高遠而莫知，正以不高

遠而莫知。蓋高遠則驚人耳目，而易知不高遠則平淡無奇人多，忽而不知。聖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學。猶之敏事慎言，必先言無求安飽。君子素其位而行，必真不願乎其外也。下學卽是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中，庸之尊德性道問學論語之博文約禮，憤忘食樂忘憂，只管下學自然上達，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了上達，是下學熟便能上達。志學而立不惑，是下學知天命耳。順從心便是上達。方其下學固皆平常日用之事，及其上達亦只是下學之熟，並無一毫奇



異此箇光景只是夫子自知默與理契而已。一二子不免求之。高遠方疑夫子爲有隱。豈能知其妙。蓋記誦辭章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虛無寂滅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故曰知吾者其天乎。此卽是莫我知之。意存疑謂道天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若泛以理言。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存疑之說固是。然這天雖兼蒼蒼之天言。而所重仍在理。不比出王游衍之天。所重在彼蒼之監臨也。理本無知。但與聖人所學恰好相符。便謂之知我。及門之內許多智深勇沉之士。夫子却如此說。卽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知我者其天句。止要見篤實模樣。

不要看作。是贊註。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朱子深味出來。不是夫子口氣。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聖人只是這下學一部。五經四書都是說下學。若不從下學入手。縱智勇絕世。却是門外漢。然不曾打破得怨尤一關。亦不能下學。此一關最難。無論他人卽屈原行吟澤畔。只做得怨尤。不曾做得下學。須先將自家胸中怨尤病根。盡情剗去。不留絲毫。方能下學。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象引主積久。說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是爲上達。存疑主逐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一件事。理學與達。只在下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是泥於程

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說  
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爾。按  
蒙引最是然。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所謂下學  
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學，到後來  
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上達也。  
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間非離天理也，但只  
見人事，到後來神明熟成時，非離人事也，但只見  
天理。至若大全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却似  
兼蒙引存疑所說，則朱子已言其不是矣。

講家有以墮黜聞見，獨持心體爲下學者，謂如此  
方是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在專事

聞見，不求心體，其聞見處亦不着實。夫子此處指  
示正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墮黜聞見  
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  
事。惟金溪姚江乃欲脫去聞見，獨求心體，豈可以  
亂聖人之下學哉？若一貫章，則子貢工夫已進步，  
與此又不同，然亦非便抹倒聞見也。

子路問君子章

這一章朱子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下句便  
說盡了。蓋敬字若淺看，只是一身上工夫，就一身上  
看，亦只是一件工夫。若深看，則這敬字只怕克積未  
盛，耳充積到盛時，則敬字外別無學問，亦別無經濟。

內聖外王之事無不在其中矣。夫子初頭說「一曰修己以敬」，便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子路却淺看了，故謂君子有許多工夫，許多事業，如何只說得「一曰敬」？是未識敬字也。夫子就敬字內，指其及人者言之，謂修己以敬，便可安人，未可輕看了敬字也。子路猶疑君子之工夫無窮，事業無窮，如何仍說得「一曰敬」？是猶未識敬字也。夫子又就敬字內，指其極而言之，謂修己以敬，便可安百姓，除了敬字，再沒有工夫了，再沒有事業了。蓋論到安百姓，須要體信，如中庸致中，然敬則自能致中，須要達順，如中庸致和，然敬則自能致和，須要誠明，然敬則是能誠能明參。

天地贊化育，皆是這敬做成的。天地位萬物育，皆是這敬做成的。雖聖人如堯舜，猶未敢自謂能盡敬之量。蓋堯舜之世，豈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卽是以未能敬爲病，如何可輕看了這敬字？後世天下多事，百姓不安，不是意氣用事，則是意見用事，不是拘於氣稟，卽是溺於物欲，能敬則百病俱無了。存得一分敬，便除得一分病。敬到極處，便無絲毫病痛。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豈有不能安百姓的理？今日學者要做君子，須先理會這敬字。先儒謂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頭處，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是敬之現成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

大約不出此數端。若非敬，則雖日講學問，日講事業，都無頭腦。終於無成耳。所以朱子於大學或問中，特提一敬字，作主。謂古人於小學時，這敬字工夫，都做成了，方能去做八條目。今人不曾於敬字上用得功，這八條目如何做得來。子思作中庸，亦先提戒懼慎獨。至於堯舜禹之欽湯之目躋文之緝熙，無非是這敬。不是說空空一敬便完事了。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切莫看小了這敬字。

女以予爲多學章

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且先將一字認明白。

了則兩章之旨如破竹矣。今人皆指此一爲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道，心是如何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爲一理，謂是此心之理，亦未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章亦言體認天理。但彼所謂心，所謂理，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意。這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故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

分別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以此推之謂之敬亦可敬者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萬理之樞紐忠也仁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下心總是下理但工夫未熟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一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則無所不貫這就是聖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必待學者工夫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只教之存養致知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皆分作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子貢多學而識皆將有得故呼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故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

貫。未子亦只從知處告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握得定。故必疑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下貫。前存養一截工夫亦要看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時。一段誠敬的心耳。所謂主靜。所謂致中。亦只是於未發之時。畧綽提撕。不專以此為存養。故朱子註曾子下貫章。只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下貫章。只說得多而能識。存養卽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工夫。却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下時。但覺得內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得到外面耳。到下貫時。則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跳

不出外卽是內內卽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  
二子而問之者不是要其於平日工夫外另做求一  
工夫另有易簡法門只是要看其平日工夫曾到不  
曾到及其既聞一貫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  
子貢依舊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竝無  
兩樣工夫也。今日學者且去下心誠敬做精察力行  
多學而識工夫不必預求一貫一貫是工夫熟後自  
然到的。朱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也不  
是另有工夫可以到得。

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決不是含糊說箇一自然  
是有着落的。故曾子卽應之速而子貢亦不再問。

問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至此則偏重在體上似另有一箇直截工夫。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卽恕而恕卽忠雖謂道只有一箇忠可也。竝非另有箇直截法門。曾子此二句塞了許多弊竇不然門人這一疑便要走空虛無寂滅去了。子貢後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天道雖另有一番指點亦不是另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後自能見得。

一貫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

夫子知天命時已是下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  
然若顏之卓曾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  
姚江下派講學俱云下貫是初學入德事。謂必先  
下貫然後可學識。其說似將下貫作朱子所謂存  
養看。然與朱子之存養又不同。只是要捉住這箇  
昭昭靈靈的精靈而已。此是狐禪。切不可從。

